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續紅樓夢
第十八回 賈寶玉初登翰林院 林如海再授都城隍

話說甄士隱腳架雲光趕上那十三朵蓮花，漸漸來至京師，便將手中塵尾，按照各家門戶路徑，四處指揮。只見那十三朵蓮花忽然散開，各照所指處悠悠蕩蕩而去。且說寶玉、黛玉、晴雯、金釧兒坐的這四朵金蓮飄至大觀園瀟湘館的院前，「喇」的一聲落下地來，四個靈魂都吃了一驚。四朵金蓮倏然不見。寶玉的陽魂定了定神，往四下裡一望，果然就是瀟湘館。回頭看了看黛玉、晴雯、金釧兒的陰魂，都在那裡喘息，正欲向黛玉的陰魂說話，忽聽竹簾動響，紫鵲從房內走出，在院子裡張望，又見鶯兒從一邊端了個茶杯兒來。

寶玉的陽魂見了，不勝歡喜，忙叫道：「紫鵲、鶯兒姐姐，你看我們都回家來了。」只見紫鵲、鶯兒兩個人就像一無所見，一無所聞的似的，並不理他，各自去了。寶玉的陽魂向黛玉的陰魂道：「妹妹，你看紫鵲、鶯兒這兩個丫頭，怎麼也不理咱們了呢！」黛玉的陰魂道：「是了，想來咱們這如今還都是些鬼魂，他們自然是看不見、聽不聞的。且別管他，咱們且進去看看我們的肉身到底在這裡呢沒有？」又向晴雯、金釧兒的陰魂道：「你們也各自找一找你們的肉身去罷。」說畢，便同寶玉的陽魂進了瀟湘館。仔細看時，只見對面放著兩副牀帳，東邊睡的是寶玉的肉身，西邊睡的是黛玉的肉身。又見寶釵在黛玉的身上拍著擠奶喂他。寶玉的陽魂笑道：「林妹妹，你看寶姐姐疼你不疼你。」黛玉的陰魂見了，也十分感激。正在傷感，只見寶釵立起身來，將他蓋的袂被兒向他肩頭上掖了一掖，便走過來望四下裡瞧了一瞧，自己笑著上了寶玉的牀帳，解開衣鈕，睡在旁邊，照樣兒擠乳喂他。黛玉的陰魂見了，忙笑著把寶玉的陽魂向牀上一推，早已歸了本殼。

卻說寶釵正與寶玉擠奶，起初尚覺擠著費力，後來便覺寶玉自己噙了乳頭會啞起來，心下正然驚異，忽聽那邊牀上黛玉「噯啾」了一聲，唬了寶釵一跳，連忙爬了起來。回頭一看，只見黛玉在牀上睜開了眼睛，手足都能動轉了，不勝歡喜。忙走了過來，歪在他牀邊，輕輕的問道：「妹妹，你的真魂從太虛幻境回來了麼？」只見黛玉點了點頭兒。寶釵正欲再問，又聽寶玉在那邊牀上叫道：「寶姐姐，人家才嘗著甜頭兒，你怎麼又走了呢！」寶釵聽見寶玉說出話來，就知道他的魂也歸了殼了，忙回過頭來道：「你悄悄聲兒的養著罷，等我安頓了林妹妹就過去了。才剛兒是你師父說，教給你們每人灌些人乳，培培元氣，太太就教人在外頭尋去了。我怕外頭尋來的不大乾淨，所以我才悄悄的給你們兩人嘴裡都擠著銀了些兒。這也不過是一時之權宜，你一會兒嚷嚷的人家都知道了，可是個什麼意思呢。」正然說到這裡，只見紫鵲、鶯兒一齊走來叫道：「二奶奶，這個人乳果然妙的很，我們剛給晴雯、金釧兒兩人灌了半杯，誰知道立刻就都活過來了。這會子也都會說話了。」

兩個人一面說一面走了進來。仔細看時，只見寶釵歪在這邊牀上向黛玉說話，那邊牀上寶玉已經披衣擁被坐了起來。紫鵲見了，不勝驚喜，道：「二爺和林姑娘也都活過來了。鶯兒妹妹，你快告訴太太們去罷。」鶯兒聽了，便如飛的跑了。

這裡，紫鵲也歪在黛玉的旁邊問道：「姑娘，你這會子可覺得心裡明白些兒了麼？」黛玉又點點頭兒道：「紫鵲姐姐，我的衣裳是誰給我脫的？」紫鵲道：「沒有別人，就是我和二奶奶。」黛玉聽了，向寶釵道：「姐姐你上牀來，把我摟著坐了起來。紫鵲姐姐，把我貼身的衣裳替我穿上，拿枕頭把我靠的坐著罷。就是這個樣兒，過會子太太們來了瞧著不雅相。」

寶釵道：「妹妹，我想你是才還了魂的人，身子還是弱的，恐怕坐起來心慌氣短，不如躺著到底爽快些兒。橫豎蓋著被窩，又怕什麼呢！」黛玉道：「姐姐放心，不相干的，我心裡並不發慌，氣也不短，倒覺氣爽神清；不過覺著渾身一絲勁兒也沒有的。」寶釵聽了，忙上牀來，將黛玉扶了起來，攬在懷內，順手取了件蔥綠夾紗小襖兒替他披在身上。紫鵲便替他伸袖扣鈕，又取了件桃紅夾紗小衣，將手伸在被裡替他輕輕的穿好。

又取過兩個靠背來，將他倚著坐好，又命紫鵲坐在旁邊，拿蠅拂子給他趕蒼蠅。安置妥協，寶釵這才下來。

剛要去瞧寶玉，只聽黛玉又叫道：「姐姐！」寶釵聽了，忙轉過身來。黛玉道：「姐姐，你怎麼把他和我安置在一塊兒了呢？過會子太太們來了瞧著，我臉上怪不好意思的。」寶釵聽了笑道：「前兒老太太來家托夢，都明明白白的告訴了老爺了，說你們在太虛幻境，老太太和姑太太作了主兒，將你們已經成過了緣，日後回了生，也就不必另舉動了。所以今兒是太太吩咐的，教把你們兩人安置在一塊兒，我一個人也好照應。」

你怎麼倒又發起虛來了呢？」黛玉聽了又道：「既是太太吩咐的也就罷了。姐姐，你過去告訴他，千萬莫教他當著人和我說話。」寶釵聽了笑道：「罷啣！你也太嘍嗦了。前兒在太虛幻境的那一晚上，你怎麼沒有這些嘍嗦，樣樣兒也都依了人家了呢？」黛玉聽了笑著啐了他一口，道：「你去罷，看我仔細當著紫鵲說出你那天晚上的那個樣兒來。」寶釵聽了笑著也啐了他一口。剛一轉身，只見寶玉早穿了白紡絲單褲兒、玉色紗衫兒趿拉著鞋兒走了過來。向寶釵深深的作了一揖道：「姐姐的賢德，姐姐的好處，我也一言難盡了。」寶釵聽了，也覺傷心，忙道：「你也躺著養養神兒罷，怎麼才還了魂可就穿上衣裳下了地了呢？」

寶玉才要答言，只聽鶯兒在院子裡嚷道：「太太來了！」

又聽王夫人在院子裡走著說道：「三四下裡都來告訴，把我的腿都走疼了。」寶玉聽了忙迎到門口，一見王夫人進來，便跪了下去請安。王夫人一見，吃了一大驚道：「這還了得，怎麼才還了魂可就下地走來了。」說著，便拉了寶玉的手，流淚道：

「我的兒，快到你牀上躺著去罷，看仔細著了風。等我瞧瞧你林妹妹，咱們再說話兒。」寶玉道：「太太放心，不相干的。」

我原比不得林妹妹，他們仍乃是死後還魂，必要小心將養。我原是在大荒山睡覺，這會子只算一覺睡醒了，身子原は無病無災的，又不發軟，可怕什麼呢！過會子穿了衣裳還要到書房裡見老爺去呢。」王夫人忙道：「你今兒暫且將養一天，明兒早起再去見你老爺也還不遲。我的兒，你聽我的話我就喜歡了。」

說著，便拉了寶玉到他的牀邊，硬撇著教他躺下，這才過黛玉這邊來。一見了黛玉，也就傷起心來，流淚道：「我的兒，你這會子心裡不覺怎麼發慌麼？怎麼才還了魂可就坐起來了呢！」

黛玉拉了王夫人的手，哭道：「為我一個人，教老爺、太太受了多少的委屈，擔了多少驚怕。外甥女兒真是世上的一個罪人了。」王夫人聽了拭淚道：「我的兒，你快別說這樣話了。你是才還了魂的人，身子是弱的，那裡禁得住哭呢！」又向寶釵道：「姑娘，你和紫鵲把你妹妹扶著躺下，靜養一會子才好。」

說畢，自己便坐在寶玉的身旁，又細細的盤問當日如何出了場跟了僧、道出家，以及毗陵驛叩見賈政，又到了太虛幻境、地府的這些緣故。寶玉就在牀上躺著，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一遍。

王夫人聽了，這才喜歡起來了。乃向寶釵道：「姑娘，你也沒有張羅著給他們預備下些兒吃的麼？我想他們才還了魂的人少進些飲食，到底又精神些兒。」寶釵道：「早起我就告訴過柳家的了，教他熬下些兒鴨湯燕窩粥預備著，不知這會子得了沒有。鶯兒你去瞧瞧去，若是得了，你就教柳嫂子端了來罷。」

鶯兒答應，才一轉身，只聽寶玉叫道：「鶯兒姐姐，你問柳嫂子有什麼燒煮的大肉，給我片一盤子來，我肚裡只覺餓的要緊，只怕稀粥未必中用。」王夫人聽了，傷心道：「我的兒，你從來不要吃這些油膩東西，可憐見兒的，這都是在大荒山靠的饑透了。鶯兒，你去告訴柳家的，把預備老爺晚上吃的燒鹿尾、燒鴨子、鍋燒羊肉片一盤子來。我的兒，你可要酌量著吃，可莫要一頓吃多了，那可不是玩的。」又向寶釵道：「我才剛兒是從鳳丫頭那裡來的，我見平兒和巧姐都只張羅了鳳丫頭，把個尤二姐擱的怪可憐見兒的。我才教你三妹妹和你史大妹妹在他屋裡照應著些兒。迎丫頭那裡，也只有大太太和你大嫂子兩個人，我到那裡也瞧瞧去，等鶯兒拿了粥來，你就照應著他們兩人吃罷。瞧著寶玉，莫由著他的性兒吃的多了。」說畢，便自往紫菱洲去了。

寶釵送了王夫人去後，仍回到黛玉牀前，只見黛玉靠著靠背，閉目養神。寶釵便坐在旁邊，正要和紫鵲悄悄的說話，只見寶玉

在那邊牀上，面朝裡躺著嘆著：「餓死人了，這個飯怎麼這樣難呢！」寶釵聽了，笑著才要差紫鵲去催，只見黛玉睜開眼睛笑道：「姐姐你聽，怎麼把個人餓的嚷起來了呢！」寶釵笑道：「你想想，他這有多少日子沒吃飯了，怎麼怪得他餓呢！」黛玉聽了點頭，道：「姐姐說的倒也是，我這會子也覺心裡空起來了。」紫鵲聽了，也不等寶釵吩咐，便走出去催飯。

剛到了院子裡，就見鶯兒和柳家的端了兩個捧盒來了。紫鵲見了，忙進來在寶玉、黛玉的面前每人各放了一張小炕桌兒。鶯兒和柳家的打開捧盒，在黛玉的面前放了四碟精巧的南小菜，一鼓子燕窩鴨湯粥。寶玉的面前放了一盤燒鹿尾、燒羊肉、燒鴨子，三攢一碗燕窩雞皮湯，兩中碗大米飯。寶玉一見，忙坐了起來，拿起筷子，也不挑揀，大口家的亂吃起來。頃刻吃完了兩碗飯，還在那裡夾肉吃。寶釵見了笑道：「夠了罷，看仔細吃多了。你倒喝半碗粥罷。」寶玉聽了，這才放下筷子，摩著肚子笑道：「這才舒服了，我也不喝粥了。林妹妹吃的是什麼？」寶釵道：「林妹妹喝了一碗燕窩粥，吃了兩片筍乾兒。」

寶玉又道：「姐姐，你怎麼不吃飯？」寶釵道：「我才陪著林妹妹喝了些兒粥，已經飽了。」寶玉聽了，便跳下牀來，拿筷子夾了一塊燒鹿尾，走過這邊，送到黛玉的唇邊，笑道：「妹妹，你吃一塊兒這個罷。」黛玉見了搖頭皺眉，道：「我是才回了生的人，臟腑虛弱，那裡吃得這個東西呢！」寶玉道：「這是鹿尾吧，吃了是暖下元的，和鹿茸的功用差不多兒。吃不得的東西我也肯給你麼？」寶釵也笑道：「妹妹，這原是好東西，比不得別的什麼肉，你就吃這一塊兒也不相干的。」說的黛玉無奈，只得張開嘴接去吃了。寶玉笑著過來，又夾了一大箸子，又到寶釵的唇邊去喂。寶釵見了忙笑著躲，道：「我才和林妹妹一塊兒吃的飽飽兒的了，又吃這個作什麼呢？」寶玉笑道：「這是我的一點敬心兒，難道姐姐的下元是不該暖的。」

招的眾人都笑了。寶釵笑道：「你們瞧瞧，這又不是涎臉來了麼！」柳家的在旁笑道：「二奶奶，你老人家吃了罷，別臊了二爺的手。人家世上的夫妻們，和和氣氣原該是這樣的。」寶玉聽了向鶯兒、紫鵲笑道：「你們倆人聽聽，可見你們兩位姑娘連柳嫂子也不如了。」說的眾人又笑了。寶釵教寶玉關的沒了法兒，只得也張開嘴接著吃了。柳家的這才收拾撤去了杯盤。

只見鶯兒端了漱盂來，向紫鵲道：「紫鵲姐姐，咱們也張羅著給晴雯、金釧兒姐姐送點吃的去呢。」寶玉聽了，忙道：

「柳嫂子，你就把我們才吃的這個，連盒兒送給他們倆人去罷！」柳家的聽了，笑著端了捧盒各自去了。寶釵向鶯兒、紫鵲道：

「你們倆人照料著他們兩個吃了，你們也就偷著空兒吃飯罷。」

過會子只怕大奶奶和姑奶奶們都要來的，那會子可又不得閒了；況且我過會子也得到他們各處看看去。」鶯、鶯二人答應，也就去了。

這裡寶玉見房中無人，便也坐在黛玉的牀上，一手拉了寶釵的手，一手拉了黛玉的手，放在自己鼻子上，聞聞這個，又聞聞那個。二人笑著，一齊把手奪了回去。寶釵道：「我看這個屋裡總也離不得人了。但自沒了人，就該你涎得臉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安安靜靜兒的坐著，趁這會子沒有人，我教你們瞧一個東西。」說著，便從被窩裡摸出一個小匣兒來遞與寶釵，道：「這是昨兒警幻仙姑給的，我只說帶不來呢，誰知道才剛兒我一伸腿，倒教他把我墊了一下子，這也就奇怪極了。」寶釵接來一看，只見匣蓋兒上寫著：「有求必應，無感不靈」的八個字。揭去蓋兒，大家仔細一看，只見裝著許多黃表紙條兒，上面畫著硃砂篆字，形如蝌蚪。大家細細的辨認，似乎像是四句話語，乃是「萬應神符，各宜佩帶，陰陽相逢，兩無阻礙」。

寶釵看了不解，乃向黛玉道：「你看這符上的咒語，令人不解，到底要他作何使用呢？」黛玉接來仔細看了一遍，忽然猛省，道：「是了，據我想來，必是我父親做了京都的城隍，將來大家相見，必然要用這個符的。」寶釵聽了笑道：「可也是呢，你說的果然不錯。」又向寶玉道：「你明兒見了老爺，也打聽打聽姑老爺到了任了沒有。昨兒我聽見太太說，奉了皇上的旨意，領出國帑給姑老爺修廟，也不知如今動了工了沒有。」寶玉道：「這事不勞你們費心，我明兒自然要打聽的。你們瞧。」

那匣兒裡還有一副小小的冊頁，何不也拿出來看看。」寶釵聽了，伸手取了出來，果是一副冊頁。打開看時，也都是些蝌蚪篆文，仔細辨認，卻都一個字兒也辨別不出，知是仙機，不敢深究。忽聽窗外有人走的腳步響，連忙合上，並靈符一總仍舊收在匣內。只見紫鵲走了進來，笑道：「晴雯、金釧兒兩人也都喝了些兒燕窩粥，這會子都睡著了。才剛兒太太差人來教告訴二奶奶說，老爺吩咐的，說他們都是才還了魂的人，身子是虛弱的，不許眾人來往的瞧看。等到明兒早起，才教奶奶、姑娘們過來呢。太太說教二奶奶好生照應著二爺和林姑娘，也不必到別處去了。」寶釵聽了，忙將匣兒遞與紫鵲，道：「這是你姑娘要緊的東西，你拿去替他收在好處，小心著些兒。」紫鵲接來看了一看，知是慎重之物，便自收藏去了。

這裡黛玉向寶釵笑道：「姐姐，聽起紫鵲說來，這會子也未必有人來了，你何不著人把小哥兒抱來我看一看。」寶釵聽了才要開口，早見寶玉站了起來就往外跑。寶釵連忙上前一把拉住問道：「你往那裡去？」寶玉道：「林妹妹要看小哥兒，等我叫個人來好抱去。」寶釵道：「你這又是胡鬧來了，那裡要你親自去叫人呢！快給我好好的坐下，看仔細太太知道了，又該說，得了……」正說時，只見鶯兒點了燈來放在桌上，寶釵便命鶯兒往怡紅院教奶媽子把桂哥兒抱來。鶯兒答應，去不多時，只見麝月打著個明角燈兒，奶媽子抱著桂哥兒，用錦綉包裹，鶯兒在後相隨，一齊走了進來。寶玉見了，連忙接過來，抱在懷內仔細瞧了一瞧，但見眉目面龐，彷彿与自己差不多兒，不由得心中大喜，忙放在黛玉的懷內，向寶釵深深的作了一個揖，笑道：「有勞，有勞！多謝，多謝！」寶釵紅了臉使性子道：「你看，你有點樣兒嗎？這是怎麼說呢，也不怕奶媽子們瞧著笑話。到底也拿出那個做爺的體統來嗎！」寶玉聽了回頭一看，果見奶媽子、鶯兒、麝月都在那裡抿著嘴兒笑，也覺不好意思，乃向鶯兒、麝月道：「你們倆人把這位嫂子讓到外間喝茶去，過會子等我叫你們，你們再來。」奶媽子和鶯兒、麝月聽了，只得笑著都向外間去了。

這裡寶玉便拍在牀沿上看黛玉引桂哥兒要笑。果見桂哥兒眉目流動，似有知識一般。喜的寶玉忙來解黛玉的衣鈕，笑道：

「妹妹，你給他奶吃，看他肯吃不肯吃。」黛玉著了急，兩手攬著桂哥兒又不能動彈，早被寶玉解開衣鈕，將一個新剝的雞頭肉露了出來。急的黛玉叫道：「寶姐姐，你看他這個鬧法，你也不管一管兒，仔細唬著小哥兒。怎麼總是這樣涎臉呢！」

招的寶釵也笑了，忙將寶玉推過，道：「林妹妹是才回了生的人，那裡禁得小孩兒盡自揉搓呢！等我給他吃奶，仍舊教奶媽子抱了睡去罷。」於是，從黛玉的懷裡將桂哥兒抱了過來，吃了會子奶，這才叫過奶媽子、麝月來，仍舊抱了回去。此時紫鵲也來了，寶釵便命鶯兒、紫鵲鋪陳了臥具，大家安寢。一宿晚景不提。

到了次日黎明，寶玉便起來。梳洗已畢，先到賈政、王夫人處來請安。此時賈政要上朝，早已起來了。寶玉走到房中，見了他的父母連忙跪倒，伏地大哭，招的王夫人又哭起來。賈政見了便也傷心流淚，忙拉了寶玉起來，道：「我的兒，你這如今仰賴上天的福佑，仙師的慈悲，諸事遂心如意了。從今以後，你可要洗心滌慮，痛改前非，奮志潛修，力圖上進，也不枉了你父母生你一場。」寶玉哭著，忙答應了幾個「是」。賈政拭淚，才要命寶玉坐在旁邊，只見賈璉、賈環、蘭哥兒叔姪三人聽見寶玉來見賈政，也都一齊過來相見。彼此請安慰問，又大家傷感了會子，這才各按次序列坐兩旁椅上。

只聽賈璉躬身稟道：「姪兒今早起來，聽見旺兒進來回說，宮裡有信出來，說娘娘昨日回了生，身體康健如常，萬歲爺甚喜，御駕親臨慰問，貴妃之上又加封了「皇」字。不知老爺、太太幾時進宮請安去呢？」賈政聽了，沉吟了一會，道：「這件事並未奉旨，未可造次。等我到朝裡討討宰相大人們的訓示，或求他們代為口奏，此事方可舉行。倒是與林姑老爺修廟一事，我倒要和你商量商量。昨兒戶部裡已經發下帑銀來了，我昨兒也到城隍廟相度了形勢，無非添新補舊，無庸另事更張。派了工部司官一員董理其事。過會子你也帶了林之孝到那裡照料照料。」賈璉聽了，忙答應了一個「是」。只見寶玉站起來稟道：

「前兒我們在太虛幻境，老太太當面吩咐，教告訴老爺，在姑老爺廟旁替另建蓋一所房子，以備老太太和我大哥哥居住。廟內四特角兒上，再蓋四院小房，給馮淵、秦鍾、潘又安、崔文瑞四人安置家眷。前兒姑老爺也說，十五日到了任，辦完了公事就到咱們家來拜會老爺來呢！」賈政聽了詫異道：「陰陽路隔，如何能夠淚見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昨兒我們來的時候，警幻仙姑給了有百餘張靈符，佩在身邊就可以陰陽相見了。」賈政聽了，半信半疑，只得說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你過會子將靈符取來，分給家下諸人伺候著

就是了。」正然說到這裡，只見丫頭們端了蓮子桂圓湯來，每人面前放了一碗。賈政、王夫人與賈璉、寶玉、賈環、賈蘭每人喝了一碗蓮子湯，賈政這才穿了公服上朝去了不提。

這裡寶玉又和賈璉、環哥兒、蘭哥兒敘了一會，又和王夫人撒了一會的嬌兒，這才大家散去。寶玉回到瀟湘館，剛一進門，早見史湘雲、探春、惜春、李紈四人都圍在黛玉的旁邊列坐，彼此都哭的紅眼媽兒似的。一見寶玉進來，大家都站起來，彼此慰問，又淌了會子眼淚。寶玉道：「史大妹妹，我只說你們昨兒必要過來看我們的，我們昨兒就等了你一天。」湘雲道：

「你還說呢，昨兒我們心裡也急的什麼似的，二孀娘又教我們照應照應尤二姐姐，直鬧到下午兒。後來二孀娘又吩咐說，索性明兒再往別處看他們去罷，今兒讓他們好生將養將養。所以我和三姐姐晚上到秋爽齋去的時候，還從你們門前過去的。問了問老婆子們，說你們已經都睡了，我們兩人倒在晴雯、金釧兒屋裡坐了好一會才回去的。」寶釵聽了忙道：「怎麼你們兩人昨兒就在尤二姐姐房裡整鬧了一天麼？」探春笑道：「可不是呢。說來還是個大笑話兒，尤二姐姐昨兒午時還魂之後，我們只問了他兩三句話的工夫上，他就齜牙咧嘴的嚷肚裡疼起來了，就要往後去蹲一蹲。我想他是才還了魂的人，如何下得地呢，教丫頭們拿過尿盆子來，墊了灰，大家扶著他蹲在上頭，鬧了足有兩個時辰，掙得脖子臉通紅，總撒不下來。史大妹妹就說想是凝滯住了，給他熬上些大黃芒硝湯來喝了行動行動。

我說他是才還了魂的，身子虛弱極了，那裡用得狼虎藥呢。我們兩人正較量，忽聽他猛然放了個山響的大屁，打的尿盆子「當」的響了一聲，招得雲兒就笑的不得活了，他才說覺得肚裡鬆快了好些。拿出盆子來看時，連一點兒糞也沒有，竟是黃澄澄的一塊金子。我們正都詫異，他才告訴我們說，他當日原是吃了金子死的。」眾人聽畢都笑起來。

李紈笑道：「這都是鳳丫頭的過失。你們兩人昨兒看見鳳丫頭來沒有？」探春道：「我們昨日原也想瞧他去呢，因為太太差人告訴說教他們靜靜的將養一天，不必彼此來往，吵吵鬧鬧的，所以我們昨兒也都不曾過去瞧他。」寶釵忙道：「既是如此，過會子我也和你們一塊兒看看他們去。」湘雲道：「既是寶姐姐也要去，咱們大家也就去罷。先到紫菱洲看看二姐姐，再過那邊瞧鳳姐姐去。這裡也讓林姐姐靜靜的養養神兒。」眾人聽了，一齊起身告辭。寶釵也隨了眾人，都往紫菱洲去了。

這裡寶玉送了眾人去後，向黛玉笑道：「妹妹，你昨日從太虛幻境帶來的小匣兒呢？才剛兒我告訴了老爺，說恐怕姑老爺晚上來拜，早些兒拿出靈符來分給家下的眾人佩戴上，免得臨時周章。」黛玉道：「你也沒打聽打聽修廟的事動了工了沒有？我父親到底到了任了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修廟的事我才也照著老太太的吩咐，也都告訴老爺了。如今已經差了璉二哥哥照料去了。至於上任的事，陰陽相隔，如何能夠知道呢？只看晚上姑老爺來不來就知道了。」黛玉聽了忙向紫鵲道：「你去把昨兒賣姑娘交給你的那個小匣兒取了來。」紫鵲答應，自己去取匣不提。

且說寶玉見紫鵲去了，房內無人，便拉了黛玉的手低聲笑道：「妹妹，我昨兒夜裡給寶姐姐請罪，你聽見了沒有？」黛玉聽了，用指頭在他臉上划著，悄悄的笑道：「虧你也不害個臊，還敢腆著臉告訴人來了，我怎麼沒有聽見呢。」寶玉又笑道：「我們後來事情你可聽見了沒有？」黛玉又低聲笑道：「好有人樣的事，我怎麼沒聽見。等我過會子沒人的時候，我還要問問寶丫頭呢，看他還敢說嘴不說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罷喲，你何必又惹的他揭揚你呢？依我說，你只好好的將養你的身子，等養的壯朗了，咱們也要請個罪。」黛玉聽了忙笑著啐了他一口。只見紫鵲拿了匣兒進來，遞與黛玉，黛玉接來，揭開匣蓋，取出靈符來遞與寶玉。數了一數，共是一百八十四張。算了算，榮寧兩府主僕男婦、親戚人等恰符其數。

寶玉歡天喜地的拿了靈符，重新到王夫人上房裡，和王夫人按著兩府主僕上下各房的人數兒，都分妥當了，命丫頭按頭分送。剛然完畢，只見焙茗跑的喘吁吁的在院子裡叫道：「姑娘們快請二爺去，老爺在朝房裡差了人來，說萬歲爺在御書房立等召見二爺呢！」寶玉聽了，跑出來問道：「什麼事？我在太太這裡呢。」焙茗道：「二爺快穿衣裳去罷，萬歲爺立等召見呢！馬已經都備停當了，老爺在朝房立等著呢。」寶玉聽了，忙進去告知了王夫人。王夫人忙命丫頭們如飛的到稻香村，將蘭哥兒舉人的公服取了兩件，扶侍寶玉穿了。走出大堂，早見李貴把馬伺候妥當了，寶玉飛身上馬，出了府門，頓轡加鞭，不多一時到了朝門。步行而入，只見北靜王和他父親在朝房裡坐著說話，別位官員都散朝回去了。寶玉見了北靜王連忙跪下，叩頭請安。北靜王忙拉了起來，笑道：「昨兒貴妃娘娘還魂後，萬歲爺御駕幸臨看視。娘娘面奏了你們在太虛幻境之事，所以今早辦完了國政，萬歲爺下了御書房，立刻召見。你來的很快，很好。整理整理衣冠，跟了我進去罷。」說著，便立起身來，拉了寶玉的手，從龍禁門角門進去了。

這裡賈政一人在朝房獨坐，心下躊躇不安，正不知召見有何旨意。約有兩個時辰，只見北靜王笑吟吟的帶了寶玉出來，向賈政笑道：「政老，恭喜，恭喜！令郎奏對詳明，萬歲爺心甚喜，又下旨命他講了幾章四書，也講的深合上意，即傳口旨，將令郎補授了翰林院侍講，並賜金蓮玉燭，著與令甥女完姻。

俟在翰林上行走有功，另加恩賚。」賈政聽了，連忙向上叩謝了聖慈，又謝北靜王推引之恩，這才一同散朝回府。

一到府門，就見有許多報喜的人，在門外吵著討賞，賈政下了車，便吩咐從重賞了報子。進了書房，早見賈赦、賈珍、賈璉、賈環、賈蓉、賈蘭喜氣盈盈的都在那裡等候。寶玉見了賈赦、賈珍連忙跪下請安。賈赦、賈珍忙拉了起來。賈蓉也過來與寶玉請安。大家歡喜交集，敘了會子別後的情事。賈政又帶了寶玉，到祠裡祭拜了一番，便吩咐廚下伺候家宴。父子、叔姪、兄弟就在榮禧堂吃起喜酒來，共敘天倫之樂。坐間，賈赦、賈政又勉勵了寶玉一番忠君報國的大道理。直吃到紅輪西墜，明月東升，方才撤了殘席。點起燈來，大家都在院內吃茶乘涼。

忽見林之孝慌慌張張的跑了進來，稟道：「才剛兒外面來了一個人，手持名帖，說新任城隍大老爺俟人靜之後親來拜會。剛把名帖兒遞到奴才手裡，那個人就不見了。」賈赦聽了，忙接過名帖來，在燈下一看，只見上寫：「愚妹丈林如海頓首拜」，不勝驚喜，忙遞與賈政。賈政接來看，忙命寶玉進去告知了王夫人，並著合家男婦先行佩上神符，重新將榮禧堂打掃收拾。裡裡外外，懸燈結綵，鋪設的煥然一新。

約有二更時分，街上人煙寂靜，鴉雀無聲。忽聽遠遠的鳴鑼響道：「就知是林公來了。賈赦、賈政率領子姪都換了公服。

不多一時，果見林公來了，到了榮禧堂下轎。賈赦、賈政忙迎了上去，抱腰拉手，彼此傷悲了多會，這才攜手攬腕，往裡相讓。重門洞開，直至賈母的上房裡面，點的燈燭輝煌。果然眾人佩了神符，細視林公，果與生人無異，就在賈母的正中榻上，分賓主坐定。賈珍又領著寶玉、賈璉、賈環、賈蓉、賈蘭等一齊過來，與林公請安拜見。林公一一的答禮，敘了會子寒溫。

邢夫人、王夫人也過來相見，喜悲交集，各按次序就坐。丫環獻上茶來，茶罷，林公便將自那年揚州捐館、以及地府作城隍，認了賈珠、賈母之事，逐一的告訴了賈赦、賈政。二人聽了，忙問賈母現在何處，林公笑道：「老太太現在隨任來了，因你們蓋的新宅子尚未落成，暫且與令妹同住。候房子蓋完了再搬過去。」賈赦、賈政聽了，忙吩咐套車備馬伺候，過會子同姑老爺一塊兒到廟裡去叩見老太太。丫頭們聽了，忙去傳話。這裡邢夫人、王夫人又問賈母、賈夫人在地府的光景。